

語絲

第五卷，第三二期

對於五言詩發生底時期的疑問

鈴木虎雄著
汪馥泉譯

一 主旨

中國底五言詩，普通以爲由前漢枚乘，李陵，蘇武等作品中產生。即以爲發生於景帝（公歷前一五一——一四一）武帝（公歷前一四〇——八七）的時代。但這說頭，難以遽信。其理由約分爲三：第一，當作最早的五言詩底發生的本原不確鑿；第二，五言詩底發達底徑路不明；第三，當作最早的五言詩，及其他關於五言詩的記載，不見於史傳。以下，試依照順序地來說明。

二 理由

第一 當作最早的五言詩底發生的本原不確鑿

對於五言詩發生時期的疑問

一

(24)

最早當作枚乘底詩而輯錄的，爲六朝時自梁至陳生存着的徐陵編的玉台新詠，其卷一有『枚乘雜詩九首』全文茲從略，照順序地排列其起句。爲：一，西北有高樓；二，東城高且長；三，行行重行行；四，涉江采芙蓉；五，青門河畔草；六，蘭若生春陽；七，庭中有奇樹；八，迢迢牽牛星；九，明月何皎皎。當作李陵，蘇武之作而最早輯錄的，爲梁蕭統（昭明太子）底文選，其卷二十九有『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及『蘇子卿古詩四首』。這也各列其起句的話，則李陵底詩，一，良時不再至，二，嘉會難再逢，三，攜手上河梁，蘇武底詩，一，骨肉緣枝叶，二，黃鵠一遠別，三，結髮爲夫妻，四，燭燭晨明月。這些詩，徐陵，蕭統都信爲枚乘，李陵，蘇武之作而收錄的。關於李陵，蕭統還在文選底序文中說，『退傅（指漢韋孟）有在鄒之作（爲四言詩），降將（指李陵）著河梁之篇（指『攜手上河梁』的五言詩），四言五言，還以別矣。』以李陵之作，作爲四言與五言底分界綫。梁鍾嶸，也在詩品中說，『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以李陵爲五言詩底始作者。

由此觀之，以五言詩之始作歸諸枚乘，李陵，蘇武，爲梁代諸人之說，後世亦從而奉之。

對於上述，要列舉上列諸作然枚李蘇諸人之作的直接的反證，很是困難。但是，第一

(A) 我們要講梁代諸家之說並非確定的

關於枚乘之作，玉台和文選，其說不一致。

上列枚乘之作中，除『蘭若生春陽』，其餘八首，文選中列於『無名氏古詩十九首』之中。對比起來，如下：

玉台 枚乘詩

文選 無名氏古詩

一 西北有高樓

古詩第五

二 東城高且長

古詩第十二

三 行行重行行

古詩第一

四 涉江采芙蓉

古詩第六

五 青青河畔草

右詩第二

六 蘭若生春陽

(缺)

七 庭中有奇樹

古詩第九

八 迢迢牽牛星

古詩第十一

九 明月何皎皎

古詩第十九

對於五言詩發生時期的疑問

如上所列，其八首在玉台中明記爲枚乘的，文選中屬於無名氏。

又與枚乘無關，即文選中所收錄的『古詩十九首』中，其第八『冉冉孤生竹』一篇，蕭統所尊敬的劉勰，在他底文心雕龍（明詩）中，指爲後漢傅毅之作。

甲說此篇爲某某作，但在幾乎同時代的乙，却說此篇作者不明；這，實是在那時代，沒有足於決定該作者的確證，由於編者底認定，題上作者之名而已。

其次，想關於李陵來講一下：梁代諸人，依據什麼書來收錄李陵之詩的？有本集的，應根據本集。但李陵之集，漢書藝文志中不載。至隋書經籍志，才載『漢騎都尉李陵集二卷』。這集子是怎樣的東西，固然不明白，或如後所述，怕是後人收錄那到齊梁爲止稱爲李陵之作的東西。其果然也，梁人，亦不可不看作以傳稱的李陵之作爲本而採用的。

再次，關於蘇武之作，除文選收錄其四首外，不見旁證。祇其第三首『結髮爲夫妻』，玉台亦收錄，作『蘇武留別妻詩』。如其說這一首，因爲是文選和玉台二書一致的，所以可信；這，不得不任信者之意。但如其容許我作假想，蘇武底詩，可疑處比可信處更多。其理由如下。

(B) 假想的底本原

現在，除文選玉台所收錄外，流傳很多的『擬蘇李詩』。例如修文殿御覽，古文苑（見於二書者，馮惟訥古詩紀卷十『擬蘇李詩』注引之。）及其他類書所傳者俱是。那擬作底時代，雖難確定，普通作為魏晉間文士之作。又關於李陵。單獨的孤句，在文選底注中，常常注明『李陵詩曰』而引證的。由這來看，可以看到，從齊梁到唐初，類似蘇武之作的很多。這些作品，就是在現在，合諸『古詩十九首』，怕有四十餘首。據我底推想，這些，在齊梁時代，怕是單以『古詩』之名而傳的。鍾嶸詩品中說：

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其外『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指曹植王粲）。『客從客方來』，『枯抽垂華實』，亦為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所謂『古詩』，不限于文選所收的十九首，玉台所收的八首（內四首，與文選同，）是更廣汎的。其作者，非曹植王粲之徒耶？殊為可疑。（晉陸機，宋劉鑠，有擬古詩之作，所以推定諸作出於晉前）。蕭統徐陵，其非就這些作品中，取其善者，而直題為李陵作，蘇武作耶？

尤其如在樂府題中的紛亂那麼，題為『李陵詩』『蘇武詩』等而流傳時，這是『李陵蘇武對於五言詩發生時期的疑問

(246)

做的詩』的意思，還是『歌詠那關於李陵蘇武的事實的詩』的意思，不明瞭的場合也不少。這也是容易發生誤解的。

唐劉知幾，宋蘇軾，疑李陵答蘇武書爲擬作；蘇軾并疑蘇李贈答作爲僞。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子陵與蘇武書，然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吾因

悟：陵與蘇武贈答五言，亦後人所擬。——東坡志林。（軾說，又見於其答劉西書；劉

子玄說，見於史通雜說下。）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爲卑弱，文選

序，斯可見矣。如李陵書，蘇武五言，皆僞而不能辨。——志林。

附言：載在文選中的蘇武詩，蕭統並不明言爲與李陵書否，東坡直曰『贈答』，

關於文選，實不免驟忽。推東坡之意，似是將文選及其他書中所收錄的關於蘇李的五言

詩，概作爲擬僞之作而論的。

這，實不是沒理由的。

第一 五言詩發達底徑路不明

找尋七言詩發達底徑路，由楚之騷賦，漢初之歌浮等出發，到後漢末，魏初已具形體，

至晉漸達完成之域：那發達，是慢慢地成就的。如其景武之際，已有枚乘，蘇，李之作，單只五言詩，爲什麼會如此突然地發生的？稱爲枚乘，蘇，李之作的東西，及『古詩』之類，當作漢初底作品，實覺形式太過整齊了。

現在，就史傳可據者，尋求自漢初到成帝時代（公歷前三二——七）的與五言句有關係的歌辭，也寥寥可數。茲列舉於下。

（一）蒿里曲（出於漢初田橫門人）

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古令注樂府古題）

（二）戚夫人春歌（呂后時代）

子爲主，母爲虜，終日春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漢書呂后傳）

（三）華容夫人歌（武帝時代）

髮紛紛兮冥渠，骨藉藉兮亡居，母求子死兮，妻求夫死，裴回兩渠間兮，君子獨安居。

（漢書燕刺王旦傳）

（四）李延年歌（武帝時代）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甯不知傾國與傾城，佳人難再

對於五言詩發生時期的疑問

得。(漢書李夫人傳)

(五)楊惲歌(宣帝時代)

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漢書楊惲傳)

惲傳)

(六)黃爵淫(成帝時代)

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具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漢書五行志二)

書五行志二)

(七)爲尹賞歌(成帝時代)

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漢書尹賞傳。死，屍也；後，當作復)。

當作復)。

看了這些時，知道五言句，和五言以外的字數的句子間雜在用的很多。歌辭之體，應如此。又雖是單由五言句而成的，那句子很素樸，而且原始的。這些，漸漸經過精練，至少，到前漢之末，有形式整齊的顯現，才是經歷自然的徑路的，不然，如枚乘蘇李乃至『古詩』之類，在漢初便有了，這到底是突發的。

就是突發的也好。但這總要有突發底原因。例如，有某天才，創造這麼的作品。枚，蘇，李等，可以說是這麼的天才麼？那末，爲什麼單單這麼的特定的天才底作品流傳，從那時到後漢中葉二百餘年間，次於他們的作家底作品，看不到呢？這是可怪的。

又假定某樂曲新來，爲這所催逼，起來了五言的新詩形。武帝是起樂府，獎勵詩歌的人。那末，爲什麼那官撰之作的『郊祀歌』等，不見五言詩呢？前漢底樂府，都沒有五言詩，這是什麼緣故呢？

就是在民間，雖有三言，四言，及作爲琴歌的七言，可沒有五言詩。

如此，在不見有五言詩的風氣的時代，孤立地有枚，蘇，李及『古詩』那麼的作品，實是奇蹟。

第三 作爲最早的五言詩及其他關於五言詩的記載，不見史傳

其次，如有枚乘，蘇李之詩那麼的名作，爲什麼正史或其他傳記，不見記載呢？史記，漢書，關於文學，有詳細的記載；文章辭賦，滔滔數千言的，那收錄全文的也不少。又歌淫，也常常收錄。原本歷史並非文學底總集，所以雖是名作，也沒有收錄作者底各篇的必要；但至少，關於這成爲五言詩底原始那麼有關係的東西，總將收錄篇地罷，至少，總得插

一句某人創造五言詩的記事罷。

漢書關於枚乘，只說：

復遊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枚乘傳）

史記關於李延年，記載他將新製詩歌上絃的事：

延年善歌，爲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延年傳。索隱，『初詩，即新造樂章』）

有這麼的精細的記事。但與著作關係很深的李陵，他始作五言詩，可不記一字。漢書在

蘇武傳中，錄李陵於海上置酒別武時之歌曰：

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

死，雖欲報恩將安歸。（蘇武傳）

不言陵有五言詩。漢書關於文學上的記事，亦頗爲精細。例如枚乘底傳，枚皋底傳中，

記皋爲武帝代作的事，或對於他底作品，說『凡可讀者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

篇』。（枚皋傳）又東方朔傳中，已記載朔底作品之後，還記『八言七言上下』。據晉灼注，

這是『八言七言詩上下篇』的意思。作如此詳密的記載的歷史家，當那麼的整齊的五言詩底作

者才出現時，一篇也不收錄，且不一言講及有這事實：甯非怪事？

以上，以稱爲枚乘，李陵，蘇武之作的五言詩爲主，并及『古詩』，此我之疑。

三 疑問底推廣

更推廣上述疑問底主旨時，前漢底五言詩，幾乎全部是可疑的。

說前漢有五言詩，其中有：(一)，上述的稱爲枚乘蘇李之詩的東西；(二)，古詩十九首中，除去稱爲枚乘之作的及稱爲後漢人之作的殘餘之詩；(三)，稱爲武帝時代司馬相如之妻卓文君之作的白頭吟；(四)，稱爲成帝時代班婕妤之作的怨歌行（或作團扇辭，怨詩）等。

關於(一)，已述於前。

(二)，從古詩十九首中，將稱爲枚乘作的九首之中除去『蘭若生春陽』的八首，因了重複而除去，所餘爲十一首。這十一首之中。如

『青青陵上柏』（李善謂，或係東漢之作）

『冉冉生孤竹』（劉勰謂係東漢傅毅之作）

『驅車上東門』（李善謂，或係東漢之作）

對於五言詩發生底時期的疑問

這三首，被說是後漢之作，除這三首、所餘，爲古詩第四『今日良宴會』，第七『明月皎夜光』，第十一『迴車駕言邁』，第十四『去者日以疎』，第十五『生年不滿百』，第十六『凜凜歲云暮』，第十七『孟冬寒氣至』，第十八『客從遠方至』的八首。

稱爲『古詩』、『古辭』，是齊梁間人士指後漢以前（包括後漢）而言，不一定是前漢之作。據我底意見，如前所述，這些，因爲是選者任意地從作者不明，年代不明的詩的集團中採取的，所以對於枚乘蘇李的疑問，也可以對於這些。只是對於其中被主張爲前漢之作的作品，不能不講一句。

第七『明月皎夜光』這詩篇底前段，有『玉衡指孟冬』之句，後有『秋蟬鳴樹間』之句。李善注中說：

北斗七星，第五日玉衡；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

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

清何焯評此詩也說：

此，其太初以前之詩乎！

清閣若璩也說：

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漢以十月爲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文『秋蟬鳴樹間』，爲明實候，故不以改者言。——王士禎居易錄帶經堂詩話卷十三典制類引之。

李善以下諸家，努力於區別歷時和實候。詩中如示十二支之方位，此區別也屬必要。但如虛心地來單看詩底本文時，如何能說孟冬是歷法上之孟冬，非實際季節上之孟冬耶？在詩中，玉衡是指表示孟冬底位置的方位。這和『秋蟬鳴樹間』，並不矛盾。初冬和秋晚，在實候上是相接，所以無妨的。由此而言歷法，可定爲太初以前之作乎？

附記：蘇武詩第四『燭燭晨明月』中『寒冬十二月，晨起殘嚴霜』下之李善注，也有『漢書，武帝太初元年，改從夏正，此或改正之後也。』的話。這也不用拘泥。但我昧于歷法底智識，如能由諸詩句之意，以定太初以前以後，這實可冰釋我底疑惑。這要仰望專門達識者底教導了。

宋書樂志中所載大曲中，有古辭西門行一篇。其辭曰：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常待何時。（一解）

對於五言詩發生底時期的疑問

夫為樂，為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來茲。(二解)(欽定史考證云，「一本復下有

待字。』)

飲醇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何用解愁憂。(三解)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知而夜長，何不秉燭游。(四解)

日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五解)

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為後世嗤。(六解)(宋書卷廿一樂志)

古詩十九首第十五『生年不滿百』篇曰：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知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清朱彝尊(竹垞)論之曰：

裁剪長短句作五言，移易其向後，雜糅首十九首中……要之，皆出文選樓諸學士

之手也。——朱竹垞書玉台新詠後。

裁剪長短句作五言詩，是否成於文選樓諸學士之手，殊不能斷。但如西門行那麼有長短

句的，是古舊的形式，在五言詩底詩形整齊的時期，或者應以五言句以一貫之。如其假定

『生年不滿百』爲前漢之作，西行須得是伸引這個的。這，是詩形底於達上所不能如此的。還想對於『古詩』底文學上的價值，來講一句。十九首中說有枚乘之作，有傅毅之作，這二人隔時凡二百二十年許，這其間，詩底風格，以爲沒有什麼轉移的嗎？有轉移，以爲也不能知道的嗎？蕭統輩底鑒識，殊不能無疑。不，實因十九首，它底風格相近，所以文選底編者，也將它合併的罷。孔底意見，以爲與把這合於後漢底風格，即後來的時期底風格來看約。

其次，(三)白頭吟，王台所收的古樂府六首中的『皚如山上雪』，如左。不言作者。

(甲)皚如山上雪本 (一作白頭吟)

皚如山上雪，皎若雪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

今日斗酒會，明日濯水頭；躑躅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竹竿何嫋嫋，魚何徒徒；見意氣，何爲錢刀爲。

宋書樂志底大曲中所列的古辭白頭吟，如左。

(乙)古辭白頭吟

對於五言詩發生底時期的疏問

體如山上雪，皎若雪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一解)

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蹊蹠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二解)

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爲誰驕。(三解)

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四解)

竹竿何嫋口，魚尾何離徙；男兒欲相知，何用錢刀爲。

駭如五馬噉萁，川上高士嬉；今日相對樂，延年萬歲期。(五解)

附記：右(乙)篇第五解，有意義不明之句，茲暫從原文。

樂府詩集(卷四十一)收此二篇，說(甲)是本辭，(乙)是晉樂可奏。

司馬相如欲聘茂陵人之女爲妾，其妻卓文君作白頭吟自絕，這是西京雜記底說頭；西京

雜記中不言白頭吟底歌辭如何，(甲)，果係文君之原作否，實難必。又看詩底意義，雖足是

棄婦之言，可如(甲)底第四解，有糟糠之妻怨其夫將納富家之女而出己之狀，這和文君底事

情，並不一致。把這鑲嵌於文君底場合的，是王僧虔底技鉢以來的說頭，古也費解，樂府解

題已把司馬相如文君云云作爲「一說」而揭櫫，可難必爲文君之作。

其次，(四)怨歌行，文選收班婕妤底怨歌行，玉台也作爲怨詩而收錄。其辭曰：

怨歌行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裂一作製；皎一作鮮；涼風風字一作颯)。

玉台題以小序曰：

昔漢成帝班婕妤，失寵，供養於長信宮，乃作賦自傷，併爲怨詩一首：

『併爲怨詩一首』，是編者徐陵底話。看漢書外戚傳，有一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曰……，載賦底全篇，可未言『併爲怨詩』。班婕妤，是班彪底叔母，班固底大叔母。

如有怨歌行這麼的作品，總將說到一句罷。

又將這詩從它底意義上來看，究適於相傳辭與成帝同輩的婕妤底人格否；雖則詩是言一時之性，不必拘泥，可不是有輕浮的氣味。又從文學的價值上來看，雖其言辭美而哀，可筆力甚爲靡弱。這在有作退處東宮賦的力量底婕妤，大不相稱。假使毫無忌憚地來講，就使魏代曹植王粲之徒來擬作，也將出於其上罷。看晉陸機已在講團扇的事，這應是魏晉間文士之

對於五言詩發生底時期的疑問

(258) 作。

以上鑲上作者的作品，是可疑；這麼的不鑲上作者的作品，也不能斷為前漢之作。

對於這，劉勰運在齊代，已被見疑，這可作部見之一助。他說：

(前略)至成帝，品錄三萬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

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文心雕龍明時。

四 餘言

存後漢之初，班固(公歷三二——九二)底史記，歌詠孝女緹縈之事，甚為質直。其辭如左：

秋史詩

班固

三王以刑，惟行用肉刑。太倉令有能，死邊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焚。
少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已歌窮。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
孝文帝，惻然戍心：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

以班固之大才，亦不過如是，這是因為五言詩的風氣未開。及傅毅(明，章，和三帝時

代，公歷八九尙存）。張衡（公歷七八——一三九）等出，五言詩才燦然可看。如以班固，傅毅爲標準，從章，和二帝時起，五言詩確已成立（公歷八〇・九〇年代）。在安帝順帝時代（公歷一二〇——一四〇年代），有王逸。王逸，以楚辭之注及九思著名。他底詩作，一首也不流傳。但據後漢書文苑傳，稱王逸作『漢詩百二十三篇』。所謂『漢詩』，是指樂府等之中被公用的；因爲被公用，所以作者底個人姓名已亡失。在不知作者稱爲『古詩』的作品中，不是有着王逸之作的嗎？作爲枚乘及其他之作的作品中，從它底內容，價值上來看，被當作楚辭系統的東西，往往有之。又被稱爲古詩，蘇武詩等的東西，可認爲樂曲的很多。

說到後漢爲什麼五言詩會成立，這有兩種說頭。（一）歌淫等之中雜用的五言句，純粹地單以五言句來製作；（二）因爲在樂府中歌詠，由於隨體音樂的必要上，以全作五言句爲必要。這，待將來請教歷史的地說明中國底音樂的學者。

五 概括

總之，完備的五言詩，說在前漢初期已存在，這可疑處甚多。我以爲：五言詩，在後漢章和之際成立，入後便漸興盛。

歌女

契和夫作
楊驥譯

有一天，那是她比現在年紀還輕，容貌更美，而聲音還宏曠的時候，她的崇拜者尼科萊，比特羅維支，科爾巴科夫，坐在她的別墅的外部的室中。是個蒸熱得難堪的天氣。科爾巴科夫剛剛用完午飯，飲了一瓶下等的普特葡萄酒，覺得心地不好過，氣分不舒服。兩個人疲懶着在等炎熱消失，好去散散步。

門口的門鈴突然響了。脫了外衣，穿着拖鞋坐着的科爾巴科夫，急跳起來，疑訝地瞧着巴茜亞。

「那一定是郵差或是那一個歌女的」。歌女巴茜亞說。

給郵差或巴茜亞的女友們所發見，科爾巴科夫是不要緊的；但爲着提防於萬一起見，他還是把自己的衣服拿起，走入隣室去了，當巴茜亞跑去開門的時候。

她喫了一大驚；站在門口的，不是郵差，也不是什麼女友，却是個年青美麗的不認識的婦人。她像貴夫人似地裝束着，而且從外觀上看起來，無論如何也是個貴夫人。

這個不想識的婦人蒼白着臉，儼若走上險急的階級來似地在喘着氣。

『怎麼樣？』巴茜亞這樣發問了。

婦人不即刻就答應。她走進一步，慢慢地巡視着室內，然後好像因疲乏或是病了而站不住的樣子，頹然地坐下去。她的蒼白的嘴唇，在想說什麼而終於說不出口的時候，長久地在震顫。

『我的丈夫在這裏麼？』她終於抬着紅腫着的大眼睛，望巴茜亞這樣問出來了。

『丈夫？』巴茜亞囁嚅地說，突地喫了一驚，手脚都變冷起來了。『什麼丈夫？』她開始戰慄着這樣重覆一句。

『我的丈夫……尼科萊，比特羅維支，科爾巴科夫。』

『不……不，太太……我……我……我，誰的丈夫我都不認得。』

一分間沉默地過去了。不相識的婦人頻頻地以手巾拭蒼白的嘴唇，屏着息以抑壓內心的抖顫；一方巴茜亞好像木柱一樣，不動地站在她的面前，以驚駭和恐怖的神情瞧着她。

『那麼你說我的丈夫不在此地哩？』婦人這一回以懷然的聲調和奇妙的微笑問。

『我……我不曉得你在問的是什麼人。』

『你是個可怕的，下流的，卑賤的……』不相識的婦人備懷着憎惡嫌忌之情，盯着巴茜亞低聲說：『是、是……你真是個可怕的人。我很，很歡喜我終於能夠對你說這樣的話了。』

巴茜亞覺得自己給一種什麼可怕的難看的印象與這位穿黑衣而眼睛含怒玉手纖纖的婦人了。她又覺得自己那肥滿的紅頰，鼻上的痘痕，和那怎樣也梳不上的垂在前額的辮子，極可羞恥。她又覺得，如果她瘦一點，臉上不傅粉，而且沒有辮子垂在前額的話，她便能夠掩飾她是個不足『尊敬』的人這個事實，而且也不會至於這樣惶恐，就和這位不相識的不可思議的婦人面對面地站着，也不至於羞恥罷。

『我的丈夫在那裏？』婦人繼續着說：『他在這裏不在這裏我雖不關心，但我非對你說不可，就是金錢失掉了。他們在搜尋尼科萊，比特羅維支，科爾巴科夫……他們要把他逮捕的，而這都是你的罪孽！』

婦人站起來，非常興奮地在室中跑來跑去。巴茜亞呆望着她，而不解前後地恐怖着。

『今天他要被搜到而受逮捕的罷，』婦人說着，啜泣起來了；在這啜泣的聲中，可以聽出她的憤怒和困腦。『誰使他陷入這樣可怕的地步我曉得的！下流的，可怕的東西！可憎的貪慾的唯利是圖的賤婦！』婦人因厭惡而嘴唇激動，鼻子起皺。『我沒有辦法，你聽到了麼，

賤婦？……我沒有辦法，你比我強；但這兒有一位保護我和我的小孩們的！上帝鑒察一切！他是正義無私的！他將爲着我所流的每滴眼淚，爲着我睡不着的夜夜而刑罰你！這個時候將來臨的；那時你就會想起我來罷……！」

又沉默起來了。婦人在室中跑來跑去地搓揉着她的雙手，而一方巴茜亞還是不解前後地預期着可怕的事物的發生，失神地呆望着她。

「這些事我一點都不知道，太太。」她這樣說着，突地哭起來了。

「你在說謊！」婦人喊着說，憤怒地輝耀着眼睛盯住她。「一切我都曉得！我很早很早就曉得你。這一箇月以來，我曉得他每天每天是和你在一起過日子的！」

「不錯，但那怎麼樣？我有很多的客，可是我並不強要誰來。誰要怎樣做那是誰的自由。」

「我對你說，他們發見了金錢失掉了哩！他私侵了局裏的公款！爲着這樣的一個……爲着像你這樣的一個東西，爲着你，他真的犯着罪了。聽罷，」婦人以凜然的聲調說着，停頓一下子，面對着巴茜亞。「你沒有人倫道義；你只爲着爲害而生的——這是你的目的；但誰也不能夠想像你墮落得連一點人的感情的痕跡都沒有了！他是有妻，有兒子的……如果他被

判爲有罪而被流放了的話，我們就要餓死，孩子們和我……懂得了麼！但這兒還有一個機會可以從窮困和不名譽之中把他和我們救出來。如果我今天能夠拿給他們九百個盧布，他們便讓他自由的罷。只是九百個盧布！」

「什麼九百個盧布？」巴茜亞柔和地問。「我……我不曉得……我沒有拿這個錢。」

「我並不問你要九百個盧布……你沒有錢，而且我也不願要你的錢。我要你別樣的東西……男子是常要買奢侈品給像你這樣的女子的。只要你把我的丈夫給你的東西拿還給我！」

「太太，他並沒有送過我一件什麼東西！」巴茜亞曉得是什麼一回事了，哭着喊。

「那麼他的錢跑到什麼地方去？他把他自己的，把我的，把別人的錢都浪費了……這些錢怎樣了？聽罷，我懇求你！我因一時的情怒，對你說了許多難聽的話，但請你寬恕。你該要憎惡我的罷，但如你能夠同情的話，請你設身處地想想看！我懇求你把那些東西還給我！」

「唔，」巴茜亞說着，把肩膀一聳，「我歡喜這樣做，可是上天作證，他實在沒有送過我什麼東西。相信我罷，真的。然而，你說的也有道理，」歌女這樣混亂地說，「他曾送我兩樣小小的東西，如果你要的話，我就拿還給你。」

巴茜亞開起化妝台的一個抽屜，拿出一個中空的金腕環和一只嵌着紅玉的小指戒來。

『拿去罷，太太。』她把物品遞給來客，這樣說了。

婦人把臉漲紅起來，面部的筋肉在震慄，她發怒了。

『你想給我什麼？』她說。『我不是在向你乞憐，我在問你要那些不是你的所有品……那些你利用自己的地位從我的丈夫擄取去的物品哩……從那懦弱的不幸的人擄取去的物品哩。……在木曜日，我看你和我的丈夫一起在港口的時候，你帶着貴重的胸針和腕環。所以我在你面前假猩猩是沒有用的！我最後問你一句：到底你把東西還我呢、還是不？』

『你真是個好笑的人。』巴茜亞說：開始感到憤怒。『真的除開這個腕環和指戒以外，我未嘗看到尼科萊·比特羅維支的別樣東西。他只是拿糕餅來罷了。』

『糕餅！』不相識的婦人這樣說着冷笑了。『家裏的孩子們沒有東西喫，而你這兒却有糕餅。你絕對地拒絕交還物品麼？』

得不到答應，婦人坐下，凝視着空間，想着。

『那麼怎麼辦呢？』她說。『如果我得不到九百個盧布，他便破滅，而小孩們和我也一樣地要破滅。我把這個賤婦殺死麼，或是跪在她面前呢？』

婦人把手巾掩面啜泣起來了。

『我懇求你！』巴茜亞從來客的啜泣中聽到這些話。『你掠奪了我的丈夫，使他破滅了。救救他罷……你對他沒有同情，但小孩們呢……小孩們……小孩們到底有什麼罪？』

巴茜亞想像到小孩們餓着站在街上哭的樣子，由是，她自己也哭起來了。

『太太，我能夠做什麼呢？』她說。『你說我是個賤婦，說我使尼科萊·比特羅維支破滅，但我對你說老實話……在全能的上帝的面前賭咒，我實在沒有拿過他的什麼東西……在我們的歌團中，只有一個歌女有着一位有錢的情人；其餘的，都是喫麵包飲麥酒地渡過日子的。尼科萊·比特羅維支是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上品的紳士，所以我歡迎他。我們非歡迎紳士不可的哩。』

『我問你要東西！把東西還給我！我在哭哩……我在把自己的面目扯破了哩……如果你想要，我也可以跪下去！如果你要！』

巴茜亞恐怖着叫喊出來，振搖着手。她覺得這個儼若站在舞台上，而堂堂地在表現自己的感情的蒼白的美麗的婦人，單由於自尊和威嚴，爲着想把自己抬高，把歌女侮辱，而真的會在她的面前跪下去的也未可知。

「好好，我給你東西！」巴茜亞拭着眼睛，嗚咽着說。『的確。只是那不是從尼科萊·比特羅維支拿來……是從別個紳士們拿來約。請你拿去罷，請……』

巴茜亞把箱以上部的抽屜抽出，取去一個鑽石的胸針，一個珊瑚的領環，一些指戒和一些腕環，都給與那婦人了。

『都拿去罷，如果你要；只是我並沒有拿過你的丈夫的什麼東西。拿去罷，發財去罷。』巴茜亞走開，憤怒着她就要跪下去的威嚇，繼着說：『如果你是個貴夫人……是他正髮的妻，你該把他守在身邊哩。我這樣想！我並不請他來；他自己要來的。』

婦人在淚眼的朦朧中，細檢着巴茜亞給與她的物品，說：

『只這一點是不夠用的……這些值不到五百個盧布。』

巴茜亞衝動底地從箱中投出一個金錶，煙盒子和一些妝飾用的鈕鈕，舉着手說：

『我再沒有什麼了……你去搜尋！』

來客吐了一口氣，以震顫着的手把那些物品包在手巾裏，然後一聲不響，連點一點頭也沒有地自行出去了。

隣室的門開了，科爾巴科夫走進來。他好像吞下了什麼苦澀的東西似地，面色蒼白。一

個頭，神經質地在搖動；眼淚在他的眼睛裏閃耀着。

「你送過我什麼禮物麼？」巴茜亞衝到他的面前問：「什麼時候給我，噫，讓我問問你罷？」

「禮物？……那怎樣都好！」科爾巴科夫說着，把頭抬起。啊！她在她面前哭了，她低頭俯氣了……。」

「我在問你，你到底送什麼禮物把我？」巴茜亞喊着。

「啊！她，一個夫人。那樣高傲的，那樣純潔的她……竟幾乎要跪在一個……一個娼婦的面前了！而那是我使她這樣的，我使她這樣的。」

他把兩手攔着腦殼，唏噓起來。

「不，我不能夠寬恕我自己！決不能夠寬恕我自己！給我滾開……作這下流的東西！」他以厭惡的感情叫喊着，從巴茜亞的身邊倒退，以顫慄着的手衝開了她。「她終於會跪下去的也算不定，而且……而且是在你的面前！啊，啊！」

他急急地把衣服穿好，輕蔑地把巴茜亞推開，走向門口出去了。

巴茜亞倒下痛哭起來。她惋惜着那樣衝動底地就給了人家那些物品：她傷心。她想起在

三年前一個商人無理無由地打她的事情來，由是，比剛才更大聲地哭喊了。

這一篇是從日本英文學社所出的『World's World's Classics in English』的第十三卷『Select tales of Anton Tchekhov』之中譯出來的——譯者附記

「散文小詩」選譯

Ch. Baudelaire 作
石 民

1, 瘋人與維娜絲

是多麼希奇的天氣！廣大的公園暈眩於太陽的熾烈的光耀中，有如青年之昏迷於情愛的勢力下。萬物之騰歡是沒有言說的；就是水波也似乎入睡了。是如此地異於人類的宴會呵，這種無聲的酣宴！看起來，你未免要說，有一種時時增長的光燄使一切無生之物都煥然生光了；你將說，那些興奮的花朵，懷着燃燒的熱情，要以它們的色彩之炫耀壓倒那天色之青蒼哩，而且那熱力，竟使那些撩亂的芳香隱約可見，使它們騰起，如同輕煙，飛向杳冥中去。

但是，在這萬物同歡中，我看見一個傷心的人兒。

在那偉大的維娜絲石像的腳下，一個假裝的獸子，——即那些志願的丑角們中之一個，

(270)

他們的職業是使「玉孫」們發笑，當「愁苦」和「煩悶」祟害着他們的時候，——他，怪刺鼠的穿着一套可笑的光怪的衣服，戴着一頂小丑帽和一些鈴子，蜷縮着，倚着那石基，抬起他的含淚的眼睛，望着那不朽的女神。

他的眼睛說道：「我是人類中最卑屈而且最孤寂的呵，被剝削了情愛和友誼；這樣，竟不如那最低等的禽獸哩。然而我，一樣地，是生來便能夠探究永久之祕而且能夠感覺「美」呀！唉！女神呵！可憐我的悲苦和我的狂亂罷！」

但是那毫不動心的維娜絲，望望然以那雙大理石的眼睛，凝視着遠處——我所不知的或物。

2, 老婦人之失望

一個皮膚皺縮的小巧的老婦人高興起來：她看見了這個爲盡人所痛愛而且競相取悅的漂亮的小孩子哩，——這個小東西，如同那小巧的老婦人一樣地脆弱，一樣地沒有牙齒，一樣地沒有頭髮。她更走近些，心想這孩子可以看出她的面上所現出的歡喜而同她嬉笑。但是這孩子驚愕了，掙扎於這小巧的衰殘的老婦人的撫抱之下，而且使這房子裏充滿了他的尖叫。於是這老婦人只得退回於她的永遠的孤寂中，而且躲在暗角裏哭了，對着她自己說道：「

唉！在我們，可憐的老女人們，時候是已經過去了。想當年我們能夠取媚於人，我們甚且能夠取媚於那些不知事的孩子們哩；而現在，我們竟使得我們所要親愛的小孩們都害怕了」。

3, 早上一點鐘

好了！這可太平了！就是那稀少的疲倦的車馬聲也沒有聽到了。至少我可以有幾點鐘的寂靜，即使並非安閑。好了！那些難堪的面孔已不見了；即使苦惱着，總還是我獨自一個人在這裏。好了！我可以悠然地沈浸於陰暗中！第一件事，使勁地把鑰匙扭兩下，把門鎖好。我覺得鑰匙這樣地一扭似乎可以加強我的幽寂，而且可以使此刻給我隔離了世界的那些屏障更結實些哩。

難堪的生活！難堪的都城！且讓我結算我的這一天的事情罷：會見了幾位文學者，其中有一個問我們是否能夠由陸路往俄羅斯去（他大概以為俄羅斯是一個海島哩）；……和一個雜誌的主撰者頗客氣地爭論了一番，他對於各種反駁的論調總是用這麼一句來回答：「我就是正經的人立論，」這意思就是說其他一切刊物都一些流氓主撰的了；……應酬了二十來個人，其中有十五個是於我不相識的；……和這同樣多的人握過手，這却是不曾預先買了手套來防備的呀；……微雨中到一個跳舞的姑娘的房子裏坐了一會，她要我給她擬定一種服裝的

式樣；……和一個劇場經理接洽了一番，他送我出來時說道：「你頂好去訪一訪乙君罷，他是我所有的劇作家中最蠻，最拙，而又最受歡迎的；你和他大概可以說得上。去見他罷，那時我們可以再看」；……對人誇耀了（爲什麼呢？）幾種缺德的行爲，其實我並沒有做過那些事的，而對於我曾經高興做過的幾件醜事，因爲有損體面，我却又憤然地予以否認了；……拒絕了一個朋友很小的請求，却又給一個混蛋寫了一封介紹信；……哦，感謝蒼天！這一切總算完了。

討厭我自己而又討厭一切人，我，在這深夜的寂靜和幽隱裏，倒很想拯救我自己，而且覺得一點驕傲了。我從來所愛的那些人的靈魂，我從來所歌詠的那些人的靈魂呵，保佑我，護持我，給我驅除這世界的迷妄和那些烏煙瘴氣罷；而且你，主呵，我的上帝呵！請賜予我這種恩惠罷；讓我作出幾行絕妙的詩句，足以給我證明我自己並不是人類中最劣者，證明我自己並不下於我所厭惡的那班東西呀。

4, 偽幣

我們從一個香煙店裏出來，在路上走着 我的朋友很仔細地理清他的錢；他把那些小的金角子納入他的背心的左邊袋子裏；那右邊的呢，就盛取那些銀角子；他的褲子的左邊袋子

裏，則安放一批銅板；最後，放進那右邊的，是一個兩佛郎的銀元，這個，他特別地看了一眼。「一種希奇的瑣細的處置哪！」我心裏想。在我們的路上，我們遇着一個窮人，他以顫抖的手向我們伸出他的帽子來。我所知道的再沒有比這種乞憐的眼睛之無聲的言語更刺心的了，在這種眼睛裏，那知道怎樣體會的人，定能看出那麽重大的委屈和那麽深沈的哀怨。他會在一隻被鞭的狗子之含淚的眼睛中看出這同樣的深切而且複雜的情緒哩。我的朋友之所施捨比我的是大量得多了，所以我對他說道：「你很對；我們自己只要曾經有一回感受過那種驚喜的樂趣，則世上就沒有比使別人驚喜的那種樂趣更大的了。」我給他的是那塊「假的哩」，他悄悄地回答，彷彿是解釋他的這種揮霍行爲。

我的可憐的心，平日慣愛無中生有，（是怎樣的一種煩惱的天性呵，造物者賦予我！）這回即刻就生出了如下的這種想頭：我的朋友的這種行事一定是出乎一種異想，想要使這事成爲這個窮鬼的生涯中一件肇事的主因，而且也許還想知道那種種的結果，無論是倒楣，或不是，因爲一塊假銀錢在一個乞丐的手裏是難免惹出事來的。它不會被換得真的角子嗎？它也不會使他坐牢嗎？假如說罷，也許一個麵包店的老闆會把他捉將官裏去，當作是一個造假幣的人，或控告他行使偽幣哩。但是，同樣可能的，也許那塊錢，在一個可憐的小滑頭手裏，

(274)

會成爲一宗小小財喜的種子罷。如此這般，我胡思亂想，推演着我這位朋友的心意，而又由種種可能的假設推求種種可能的結果。

突然地，他打斷了我的幻想，重說着我自己的話：「是的，你很對；給他那麼多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再沒有比這樣使他驚喜的那種樂趣更大的了。」

我一直望着他的眼睛，我驚訝了，看着那目光閃爍，顯出那毫無掩飾的真情。我纔明白地知道他原來是爲的要施恩而同時又討好；心想賺得用了那兩佛郎而又博得「上帝的歡心」；那麼便宜地昇入天國；毫不花費而贏得好善樂施之名。

我當初以爲他是想藉惡作劇以求快意；這種想頭我本是可以原諒他的；我本可以感覺趣味，新奇，以爲他之簸弄那可憐蟲是弄着玩兒的；但是我絕不能容恕他的那種無聊的意念。本來作惡是無可容恕的，但自知是作惡，則總算有點德性；而最不可救藥的罪惡是由於徹底的鄙陋之心所驅使的那種缺德行爲。

5. 靶子場

「墓場大觀樓」——「古怪的招牌哪，」這位遊浪者暗自說着；「但是這可引起了一種渴想！這個酒館的主人一定了解荷萊斯和那些私淑伊壁鳩魯的詩人們。也許他還知道古埃及人

的那種徹悟的慧覺哩；他們於任何宴會上總是不了一具骷髏，或足以表示人世之無常的某種東西的。」

他進去了，喝了一杯啤酒，望着那些墳墓，而且懶懶地抽起煙來。於是，他想起要去視察那墓場；那裏的草是那麼深，又那麼眩目，而且那裏瀰漫着那麼豪放的陽光。

是的，光與熱是那麼放肆着，彷彿那沈酣的太陽在那野花的繡氈上打滾哩。那些花草，因吸收那地下的腐餘，十分繁茂。

空氣中洋溢着無限的嚶聲——渺小的生物之嚶聲——時或被震斷於那附近的靶子場傳來的槍的迸響——拍的一聲，迸裂的如同開香賓酒的瓶塞而震斷那遊宴場中悠悠的孀孀的音樂。

曬着那使頭腦發熱的太陽，而且呼吸着那含有「死」之芬芳的空氣，這其間，他聽到一種微語的聲音從他所處的那個墳墓裏傳出來；那聲音說道：「該詛咒的是你們的什麼靶子哪，來福槍哪，擾攘的人類呵，你們這樣地不顧慮這些死者們和他們的莊嚴的安息哩！該詛咒的是你們的野心，該詛咒的是你們的陰謀，無鑿的人類呀，你們竟來到這『死』之淨土的附近練習着殺人的手法哪！如果你們知道射中靶子而奪得錦標是怎樣地容易，而且知道除了

「死」一切都是這樣地虛無，那麼你們便不會使你們自己這樣地勞神，忙碌的人們呵，而且你們便不會這樣地攪擾我們的睡眠了；我們是早已達到了那歸宿——煩惱的人生之唯一的真實的歸宿呀！」

6. 野蠻婦與妖姣女

「實在呀，相好的，你簡直使我煩厭的不可名言而且不能容忍了；聽你吁嘆，人們會以為你之受苦更甚於那些在麥場拾穗的老太婆和那些在酒館門外拾取麵包皮的老丐婦哩。如果你的吁嘆是發洩着一點苦惱，那到足以使人敬重你；可是那不過是表現着享福的煩膩和安閑的倦怠罷了。而且，你時常總是反覆地說着這些廢話：『好好地愛我罷；我是這樣地不滿足呀。撫摩我這裏，摟住我那裏呵。』那麼，來罷，且讓我一試，看能否治好你；我們可以有辦法，只要花幾個銅錢，到一個市場裏去，並不要走多麼遠。

「仔細看一看這個鐵籠罷，在這裏面的這個蓬髮的怪物——牠的樣子很隱約地像你——正胡亂地暴跳着哩，而且號叫着如同地獄中的冤魂，搖着那些鐵桿子，如同一尊被囚住而離却老巢的大猩猩，有時活像老虎的跳着打圈子，有時又活像狗熊的垂頭喪氣。

「這怪物就是人們所喚為『我的天使呀』的那種動物中之一個，這就是說，女人。那旁邊」

的另一怪物，一隻手裏握着一根棍子，高聲喊着——那便是她的丈夫。他把他的正式的老婆關起，彷彿當她是一隻野獸，把她陳列於這城外的市場上——當然，這樁買賣是蒙政府諸公照准了的。

「留心看哪！她是怎樣地兇狠（大概並非假裝的）撕碎那些活生生的兔子和咕咕叫的鷄兒；這些東西是那看管者丟給她的。『夠了，』他說，『你可不得把你所有的東西一天就吃完哪；』說了這句伶俐的話之後，他便猛然地從她的手裏搶出那些牲物，散亂的腸子還暫時掛着在那餓獸（我的意思是說，那女人）的牙齒間哩。

「這時，又是給她一根！因為她正轉動着她的閃出怒火的眼睛望着她的被搶去的食物呵。我的皇天！這棍子可不是耍把戲的哪！你聽見嗎，那哪的一聲，響在那滿髮的頭上哩。她的眼睛簡直凸出來了，她叫得更任性地了。在她暴跳之際，她的眼光向四面飛迸，如同一塊鋼鐵被錘鍊在砧上。

「這樣便是他們倆夫婦間的勾當——這兩個亞當和夏娃的子孫，你親手造成的貨色呵，我的上帝！這個女人，不用說，是很苦的，雖則享受榮華的那種酥心的快樂，究竟說起來，也許她並不是不知道的。世上有幾多苦趣是更難寬解，而且毫無補救的呀。但是，在她所墮

(228)

入的這世界中，她從來就不能想到任何婦女是應有別種命運的。

「好，現在說到我們身上來了，好寶貝！看了這世上徧處皆是的這些鬼域之後，你想我對於你所處的華豔的妖境又作何感想呢？——你，睡的是如同你的肌膚一般柔軟的絲綢，吃的是五味調和的肴饌，而且有慇懃侍奉的人給你一片一片切得很精緻的。你想，嬌奢的娃兒呵，我聽到這些從你的香透了的胸臆裏發出來的愁嘆聲能夠覺得有什麼意義呢？而且這種從書裏學來的做作和這種長久的閒愁，都是打算來感動人心的，但誰會憐憫你呢？老實說罷，我有時很想要教訓你，使你明白什麼纔是苦中苦哩。

「看着你這樣，相好的妖姣的人兒呵，——脚兒踏在爛污裏，眼兒朦朧地仰望着空中，彷彿要盼得一個富貴的王子——人們會以為你是一個嬌小的姑娘幻想着如意的郎君哩。倘若你瞧不起這小小的棟梁之材，（這就是我，你不知道嗎？）則你就要防備那種蠢物哪；他會咬嚼你，吞噬你，害殺你，逞他的意！

「我，既是詩人，便不是你心中所想的那麼一個傻子；如果你老是以心種假惺惺使得我太煩厭了，我就會以處置那野蠻婦人的辦法來處置你，否則我就會把你丟到窗外去，如同一隻空的酒瓶。」

7 窮孩子的玩具

我想貢獻一種無害的消遣法。尋開心而又不致造孽的事，實在是如此其少呵！

當你早上出去，打算往大路上閒蕩的時候，將你的衣袋裏裝帶一些小玩意兒罷——例如用一根繩子扯動的「猴子耍棍」哪，「鐵匠打鐵」哪，「武士騎馬」哪（那馬尾巴便是一個哨子哩）——於是在酒館旁邊，在那些樹下，把那些東西施散給你所遇見的那些不相識的窮孩子們。你就會看見他們的眼睛睜起來哩。起始，他們會不敢接受你的恩賞；他們不相信他們有這樣的福氣。過一會兒，他們的手却會突然地把那東西拿去，而且他們便會放開脚步跑——好比貓兒們得到了你所給與它們的一片肉，便遠遠地走開去才安心來吃它，因為它們從來就領教了，知道人們是靠不住的。

在一條路上，在那花園的欄杆內（那花園的盡頭處現出一所華麗的，朝陽的宅第之煥奕的門牆），站立着一個漂亮的，臉色淡紅的小孩，穿的是極其精緻的便衣。華貴，安閑，飽暖，使這般孩子們這樣地清秀；你也許會覺得他們是用別種質料造成的哩，殊異於那班小康的或赤貧的孩子們。

在那地上，在他的身旁，放着一件美妙的木偶，鮮豔的如同它的主人一樣，光滑，燦

(279)

爛，穿着紫紅色的衣，插着野鷄毛，帶着玻璃珠子。然而這位小孩對於他的心愛的玩具却並不感着興趣，而他所凝望的是：在那欄杆的外面，在那大路上，雜草和荊棘之間，站立着另一小孩，枯瘦，骯髒，污黑——是那班倒霉的小傢伙中之一個，在他們身上，一種非勢利的眼睛能夠看出「美」來，只要你有那種鑑賞家於塗飾馬車的漆面下擬想出一幅妙畫來的那種眼睛，而掃去那寒倉的霉垢。

從表明把兩個世界（那大路和那宅第）隔開的那欄杆的空隙處，那窮孩子把他自己的玩意兒給那富孩子看，那富孩子驚異地貪看着那東西，彷彿以為那是一件希罕的奇怪的把戲。原來，那窮小子戲弄着，逗惹着，搖動着在一個鐵絲籠子裏的那玩意兒，是一隻活老鼠哩！他的父母，不用說，爲了省錢的原故，便把生物作了玩具。而那兩個孩子，親愛地相視而笑，露出一樣潔白的牙齒。

8, 倒霉的玻璃匠

有些人的性情是純粹適於「思」而完全不宜於「行」的，但是，有時爲一種神祕的不可思議的衝動所激迫，却會突兀地發作起來，連他們自己也不會想到他們自己會這樣哩。他，譬如說罷，恐怕在門房裏遇着什麼窮人的事，便顯着狠戾的樣子在門外彷徨整個鐘頭而不敢進

去；他，把一封信收上兩星期而不去拆它；或者他，到了六個月之後還是沒有決定動身，雖則他是應當在一年之前就要走的。這樣的人們有時覺得他們自己突然地被一種不可抵抗的力所激迫而發爲動作，好比箭從弦上發射出來。自以爲無所不知的那班道德家和學問家，也不能說明這樣狂暴的力由何而來，竟突然地發作於這些嬉佚的荒淫的靈魂中；亦不能說明他們既無本領去做那最簡單而且最切要的事，怎麼在某一頃刻會有一種奮發的勇氣而幹出那些最荒謬而且往往最危險的事情來。

我的一個朋友——他是從來所未有的一個最不惹事的夢想家——曾經有一回將一所樹林放起火來，爲的是，他說，要看那火燄的蔓延是否會如人們通常所說的那麼快。整整地有十次，那試驗是失敗了；但是，在第十一次上，那纜很痛快地成了功。另外還有一個朋友，他站在一個火藥桶邊，燃起他的雪茄烟來，「爲的是要看，爲的是要知道，爲的是要試運氣，」以顯他自己的本領，以和人家打賭，以嘗味那種「忐忑」的樂趣，此外別無理由，——由於妄誕，由於嬉佚而已。這種勇氣是「無聊」或幻想的產物；所以最緊迫地爲它所激發的人，大都是如我所說過的那班最懶怠，最特殊的夢想家。還有一個朋友，他怯懦的至於低下他的眼睛於那些警視他的人們之前，他必定要極力抖擻他所僅有的一點精神才敢走進咖啡店或走近戲

院的售票處（那些售票員似乎對他擺出了那「陰司三判官」注的架子來哩）；像這樣的他，往往在稠人廣衆之中，會突然地攀住一個在他身邊走過的老頭兒而且極其親熱地擁抱他，不管旁人怎樣地驚訝。爲什麼緣故呢？因爲——因爲那人的容貌是不可抵抗地動了他的哀憐麼？也許是罷；但是，更合理些，還不如說：連他自己也會不能夠說明爲什麼他做出這種事來。

我曾經不止一次遭殃於這種種危機和種種衝動，彷彿有一些邪魔在那裏作怪，他們佔據我們的心，而且，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使我們奉行他們的最荒謬的意念。

有一早晨，我起來，覺得不暢快，悽楚，無聊極了，彷彿有什麼逼着我去做點什麼奇事，去犯一種驚人的罪；於是我打開窗來，唉！

（請列位注意：這種「異想天開」的精神，在某些人，並非費力或集思的結果，而是由於意外的「烟士披里純」；因其激力之強，似乎有幾分是醫生們所稱爲「歇斯迭里亞」而比醫生們較爲深思的人所稱爲「邪氣」的那種心性，它激迫我們毫不自忖地去做些危險的反常的事。）

第一個人我看見在那街上的，是一個玻璃匠，他的刺耳的不諧和的比聲從那下面傳來，透過巴黎的那種惡濁的沈重的空氣。我並不出爲什麼我一見到這個可憐人便是立即發出一種

恨心，突然的而且急切的。

「喂！喂！」我喊着，教他上樓來。同時我想着，不無愉快之感，心想我的住房既在第六層樓上，而且那梯級又很窄狹，這傢伙上來一定會經過一些困難，而且在好些處所難免不摔壞他的那種脆薄的貨品哩。

終於，他來到了。我把他所有的玻璃一塊一塊地仔細看過，於是我對他說道：「怎麼！你沒有彩色的玻璃麼？紅的，藍的，奇巧的玻璃，配得上神仙世界的那種玻璃？多麼大的狗膽呀！你怎麼竟敢在陋劣的街巷裏來往而沒有那種足以看出人生之美妙的玻璃呵！」於是我狠狠地將他一推，推向那梯邊，他便東倒西歪地下去了，咕嚕着。

我就走到那窗外的平台上，拿起一只小花鉢，而且，當我看見那傢伙剛到門外的時候，我就把我的武器丟下去，正落到他的肩角上，這一驚便使他跌倒，而他所有的那些行貨都碰碎了，那聲響真好比一座水晶宮被雷轟倒了那樣的鏗鏘哩。這一來真痛快極了，我向他狂叫着：「人生真妙呀！人生真妙呀！」

這種發神經病似的惡作劇並不是沒有危險的；往往自己大吃其虧。但是，如果你於一剎眼中感到了一種無量的快樂。即使永世受苦又有什麼關係呢？

譯 赫 第五卷 第三二期

四四

注：陰司三判官，即 *Minos*, *Rhacus* 和 *Rhadamanthus*，出希臘神話。

EPILOGUE

心兒閉靜，我爬上那樓頂，

高高地，如登浮屠，俯視這城市，

病院，娼寮，牢獄，一切火坑，

隱約地湧現出罪惡之浮影，

你知道，呵，撒旦，苦孽之癩使，

非爲太息流涕，我這番登臨；

只是，如衰老的悲哀的浪子，

欲求歡於那邪侈的淫婦：

她的妖豔呵，還我少年豪氣。

無論你猶睡於迷蒙的宿霧裏，

抑服新裝，披着燦爛的夕陽

之光彩，傲然地，臨風佇立，

積惡的城市呵，我總喜愛你！

繁華場中，無非獵豔與賣笑；

個中消息——殊不屑爲俗人道。

「散文小詩」是譯者所偏嗜的少數作品中的一種。在這些爲作者自己所稱謂的「精工的廢

話」(Agathelles Laborieuses)裏，譯者特別愛他的毒辣，精明，和銳利。誠然，如英譯者A.

Symons所說，這些作品是粗暴的心情之產物。但是我們的作者却又多麼冷靜！「這位詩人，」

他曾經批評他同時的某詩人道，「在他的假面具之下，仍然使他自己與人以共見。藝術之卓

(285)

關於日本逮捕留學生的事件

四五

絕固在於冷靜，幽隱，而讓讀者去體會那一切悲憤之真價也」。這話很可以移來說他自己。

這回一共是譯了十餘篇。除了三首已登春潮第八期外，便都在這裏。最後的 EPILOGUE 本也在春潮第九期上單獨地發表過，惟這回與法文原本對照了一下，修正了幾個字眼。

再，我的翻譯大都是依據 A. Symons 的新譯本（一九二六年出版）。——譯者。

關於日本逮捕留學生的事件

君 隱

先是日本有一派學生工人，為中東路事件，擬於九月四日在中國公使館附近，舉行示威運動，為警察偵知，臨時在銀座一帶敷設警戒網。因為銀座的夜市最熱鬧，留學生平常去遊玩的很多，此夜遂有不懂日語的十四人，誤闖入防線，被警察捕去，以妨害交通罪，判處四週的監禁。前後又發生高某二人失蹤事件，失蹤後，便衣警察往他的寓所檢查數次，而對於詢問他的下落，却置之不理。因此有一部分血氣分子，認為是侮辱全留學生的人格，組織被捕學生後援會，散發宣言，要求及早釋放被捕學生，並須日本當局道歉，態度強硬。不料日本當局手段愈辣，監禁期滿的除 某一人外，概未釋放。而且為防止更熱烈的反抗運動之

故，乃復於十月三日全國大捕留學生，東京一地捕去九十餘人，其他各地捕去三十餘人。當捕拿時，警察的殘虐，不可言狀！用拳足打踢得乏了，繼以指揮刀，某的手臂，被打得將折斷，某的一目，也被打得失明了。尤其是女子的被凌辱，某女士尚不結婚，警察竟要她在大眾前裸體檢查，連月經帶也要解開看，謂恐藏有秘密文書，其他可不言而喻！事後，我們的留學監督，出了一張煌煌通告，叫知道被捕者履歷的去報告，如果真無什麼嫌疑的，將交涉釋放。我們的「長官」，尚且是「有嫌疑」「無嫌疑」的口調，更何怪日本帝國政府借口實以掩飾呢！至於我們的公使，當宴會之餘，把此事作談笑資料，以消化腹中的積食，事或有之，若說什麼抗議，……哼！我會去青年會數次，以為二千人中總有人發起個把熱烈的大會罷，不料竟是鴉雀無聲！他們那裏去了？或是在珈琲店裏修養藝術罷？或是站在大元寶上談革命理論罷？或是坐在下女的懷中做改良社會的好夢罷？或是在沒頭研究將來入社會鑽營的方法罷？且不管他。就是現在在青年會玩的幾個同胞，不也談得出神，笑得可以麼？你看，偌大的廣告：「明日午後五時遊藝會，演新到影片，並有×女士跳舞，……」真不愧人國民的風度！但是，無知的豬仔，看見同類被屠大奔去，也還有發兩聲同情的慘叫啊！